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三十六上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朱烺

說郛卷三十六上

元　陶宗儀　撰

尚書故實　李綽

賓護尚書河東張公三相盛門四朝雅望博物自同於壯武多聞遠邁於畢臣綽避難圃田寓居佛廟秩有同於錐印跡更甚於酒傭叨遂迎塵每容侍話凡聆徵引必異尋常足廣後生可貽好事遂纂集尤異者兼雜以詼諧十數節作尚書故實云耳

高祖太武皇帝本名與文皇帝同上一字後乃删去嘗有碑版鑿處具在太武是陵廟中玉册定闕神堯乃母后追尊顔公曾抗疏極論爲袞像所沮而寢

太宗酷好法書有大王真跡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寶惜者獨蘭亭爲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

天册府弧天尺度蓋倍於常者太宗北逐劉黒闥爲突

厥所窘遂親發箭射退賊騎突厥中得此箭傳觀皆歎伏神異後餘弓一張箭五隻藏在武庫歷代郊丘重禮必陳於儀衛之前以耀武德惜哉今與法物同為煨燼矣然此即劉氏斬蛇劒之比也豈不有所歸乎

司馬天師名承禎字紫微形狀類陶隱居玄宗謂人曰承禎弘景後身也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尸解去日白鶴一作雲滿庭異香郁烈承禎號白雲先生故人謂車為白雲車至文宗朝幷張騫海槎同取入内

有李幼竒者開元中以藝干柳芳嘗對芳念百韻詩芳已暗記便題之於壁不差一字謂幼竒曰此吾之詩也幼竒大驚異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戲此君所念詩也因請幼竒更誦所著文章皆一遍便能寫録

鄭廣文作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云自頂至頤八十三尺額珠以銀鑄成虛中盛八石

搆聖善寺佛殿僧惠範以罪没入其財得一千三百萬貫

元載破家籍財貨諸物得胡椒九百石
盧元公好道重方士有王谷者得黄白術變瓦礫泥土立成黄金
進士盧融甞説盧元公鎮南海日疽發於鬢氣息惙然有一少年道士直來牀前謂相國曰本師知尚書病瘡遣某將少膏藥來可便傅之相國寵姬韓氏遂取膏藥疾貼於瘡上至暮而拔數日平復於倉皇之際不知道士所來及令勘中門至衙門十數重並無出入處方知

其異也盛膏小銀合子韓氏收得後猶在融即相國親
家目驗其事因附於此
公自言四世河東公為中書令着緋綽安邑宅中曾有河東公仕中書令着緋真又說傳遊藝居相位着綠
李師誨者畫蕃馬李漸之孫也為劉從諫潞州從事知
劉不軌遂隱居黎城山潞州平朝廷嘉之就除一縣宰
曾於衲僧處得落星石一片僧云於蜀路早行見星墜
於前遂圜數尺掘之得片石如斷磬其一端有雕刻狻

猊之首亦如磬有孔穿絛處尚光滑豈天上樂器毀而墜歟此石後流轉到綽安邑宅中

清夜遊西園圖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廚

貞觀中褚河南裝背題處具在本張維素家收得維素從申之子傳至相國張公弘靖元和中准宣索并鍾元常寫道德經同進入内時張公鎮并州進圖表李太尉衞公作也後中貴人崔譚峻自禁中將出復流傳人間維素子周封前涇州從事在京

一日有人將此圖求售周封驚異之遂以絹數疋贖得經年忽聞款關甚急問之見數人同稱仇中尉傳語評事知請夜圖在宅計閑居家貧請以絹三百疋易之周封憚其迫脅遂以圖授使人明日果賫絹至後方知詐偽乃是一力足人求江淮大鹽院時王庶人涯判鹽鐵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為余訪得此圖然遂公所請因為計取耳及十二家事起復落在一粉鋪內郭侍郎承嘏閽者以錢三百買得獻郭公郭又流傳至今孫家宣宗嘗

問相國有何名畫相國具以圖對復進入内
賓護親見
相國說

公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腦骨微紅而潤澤抑異於常也

又嘗見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為僬僥人也

又說表弟盧某一日碧空澄澈仰見仙人乘鶴而過别有數鶴飛在前後適覩自一鶴背遷一鶴背亦如人换馬之狀

國朝李嗣真評事云顧畫屈居第一然虎頭又伏衛協

畫北風圖 北風圖 毛詩義

公平康里宅乃崔司業融舊第有司業題壁處今猶在蜀王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蜀王即隋文之子楊秀也又李汧公取桐孫之精者雜綴為之謂之百衲琴用蝸殻為徽其間三面尤絶異通謂之響泉韻磬絃一上可十年不斷

兵部李員外約言汧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出塵表與主客張員外諗同棄官并韋徵君況墻東遯世不婚娶

不治生業李尤厚於張每與張匡牀靜言達旦不寢人莫得知贈張詩曰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二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諗即尚書公之羣從

佛像本闕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戴顒始也顒嘗刻一像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隨而改之如是者積十年厥功方就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為先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妄有指說非也

茍輿能書甞寫狸骨治勞方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骨帖

古碑皆有圓空音孔葢碑者悲也本墟墓閒物每一墓有四焉初葬穿繩於空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人因就紀其德由是遂有碑表數十年前有樹德政碑亦設圓空不知根本甚失後有悟之者遂改焉

公自述高伯祖嘉祐開元中為相州都督厲守有災異

郡守物故者連累政將軍嘉祐終金吾將軍至則於正寢整衣冠通夕而坐夜分忽肅屏閒闢歎息聲俄有人自西廡而出衣巾藍縷形器憔悴歷階而上直至于前將軍因厲聲問曰是何神祇來至於此荅曰余後周將尉遲迥也死於此地遺骸尚存願托有心得畢葬祭前妝守者皆膽薄氣劣驚悸而終非余所害又指一十餘歲女子曰此余之女也同瘞廡下明日將軍召吏發掘果得二骸備衣衾棺器禮而葬之越二夕復出感謝因曰余無

他能報効願裨公政節宣水旱唯所命焉將軍遂以事
上聞請置廟歲時血食上特降書詔褒異勒碑叙述今
相州碑廟見在
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憬藏者能言休咎
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台
司此何意也後數日貶官台州刺史
河東公鎮并州上問有何事第言之奏曰臣有弟嘉祐
遠牧方州手足支離常繫念慮上因口勑張嘉祐可忻

州刺史河東屬郡上意不疑張亦不讓豈非至公無隱出於常限者乎

王平南廙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常謂右軍吾諸事不足法惟書畫可法後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書焉

宣平太傅相國盧公應舉時寄居壽州安豐縣別墅嘗遊芍陂見里人負薪者持碧蓮花一朶以傷器刃矣云陂中得之盧公後從事浙西因使淮服話於太尉衛公公令搜訪芍陂則無有矣又徧尋於江渚間亦終不能

得乃知向者一孫益神異耳

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刬帽對打令既合節奏又中章程時座中有前將作李少監韞亦云曾見

京城佛寺率非真僧曲檻廻廊户牖重複有一僧室當門有櫃扃鎖甚牢竊知者云自櫃而入則别有幽房邃閣詰曲深嚴囊槖奸回何所不有

牛相公僧孺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不記

名姓衆云豢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黒龍也强駆逐必慮為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泛漲漂溺萬户處士懼罪亦亡去十年前有人他處見猶在

汲冢書葢魏安釐王冢晋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異同

王内史書帖中有與蜀郡守朱（不記名）書求櫻桃來禽日

給藤子米禽言味甘來衆禽也俗作林檎　又云胡桃種已成矣又問司馬相如揚子雲有後否蜀城門是司馬錯所製存乎顧況字逋翁文詞之暇兼攻小筆嘗求知新亭監人或詰之謂曰余要寫貌海中山耳仍辟善畫者王默爲副知也

世言牡丹花近有蓋以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謌詩張公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

又說顧況志尚疎逸近於方外有時宰曾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荅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洲叫一聲後吳中皆言況得道解化去

有黃金生者擢進士第人問與頗同房否對曰別洞黃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對人雖咍之亦賞其真實也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帝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臣書人臣第一陛下書帝王第一帝不悅後嘗以

椒筆書恐爲帝所忌故也

陸暢字達夫常爲韋南康作蜀道易首句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南康大喜贈羅八百疋南康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閲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欲搆成罪名暢上䟽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也暢感韋之遇遂反其詞焉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賊截將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

銀三鋌添補然不及舊者㑹昌拆寺命中貴人毀像收銀送内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詰白公索餘銀恐渉隱没故也

又云士張林説毁寺時分遣御史撿天下所齋寺及收録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不記名廵覆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已下者多袖之而歸謂之蘇杠烏講反佛或問温庭筠將何對好遽曰無以過密陁僧也

絳州謝真人上昇前玉帝錫以鞍馬為信意者使具安

心也刺史李堅遺之玉念珠後問念珠在否云已在紫皇之前矣一日真人於紫極宮置齋金母下降郡郭處處有虹霓雲氣之狀乃至白晝輕舉萬目覩焉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絶鐫字皆須妙於篆籀故繇方得鐫刻

張懐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隷書草書章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筋偃波之類諸家共五

十二般

公云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其實九眼泉也旱即殺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

又南中久旱即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即數人牽制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龍虎敵也雖枯骨猶激動如此

五星惡浮屠像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於佛事中或謂之禳災者真不知也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慶瑯琊王也武后嘗御武成殿閲書畫問方慶曰卿家舊法書存乎方慶遂集自右軍已下至僧虔智永禪師等二十五人各書一卷進上后命崔融作序謂為寶章集亦曰王氏世寶也

今延英殿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苗韓公居相位以足疾步驟微蹇上每於此待之宰相對於小延英自此始也

臺儀自大夫已下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國朝踐歷

五院者共三人為李商隱張魏公延賞溫僕射造也
裴岳者乂應舉與長興于左揆友善曾有一古鏡子乃
神物也于於布素時得一照分明見有朱衣吏導從他
皆類此實護與岳徵親面詰之云不虛旋亦墜失
陳朝謝赫善畫嘗閲祕閣歎伏曹不興所畫龍首以為
若見真龍
陶貞白所著太清經一名劒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
劒鏡隨身又說干將莫耶劒皆以銅鑄非鐵也

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次仲有道詔徴聘於車中化為大鳥飛去墜三翮於地今有大翮山在常山郡界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絶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約數萬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含之人莫之知也後死商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

公云牧弘農日捕獲伐墓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間言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某以他事贖死盧氏縣南山堯女塚近亦曾為人開發獲一大珠并玉盌人亦不能計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遣吏按驗即塚果有開處旋獲其盜考訊與前通無異及韋引其徒稱皆在商州冶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書皆怒而不遣竊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師貴人家矣公前歲自京徒步東出盧氏復問邑中具如所說然史傳及地

里書並不載此塜且堯女舜妃也皆死於湘嶺今所謂者豈傳說之誤歟劉貽訓於茅茨土階不宜有厚葬之事即此塜果何人哉

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都見匠人施堊箒遂創意焉梁蕭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斟酌耳嘗大書蕭字後人匣而寶之傳至張氏賓護東都舊第有蕭齋前後序引皆名公之詞也

杜紫微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

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腳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又杜公自述不曾歷小比此必傳之誤

楊祭酒敬之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處處見詩詩揔好及覩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因此名振遂登髙科也

東都項年刱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

王内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尚書匡寳惜

有年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也公除潞州旗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公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公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公嘆異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於何人

京師書儈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書畫精於品目豪家所寶多經其手真偽無逃焉王公借船帖是孫盈所蓄人以厚價求之不果盧公其時急切減而賑之曰錢滿百千方得盧公韓大冲外孫也故書畫之尤

者多聞而識焉
嘗有一淪落衣冠以先人執友方為邦伯因遠投謁異
有厚需及謁見後情極尋常所賫至寡歸無道路之費
愁怨動容因閒步長衢歎吒不已忽有一人衣服垢敝
行過于前廻目之曰公有不平之氣余頗知之因具告
情旨荅曰止於要㕍郵小事耳今夜可宿其舍至暮往
即已遲望門外遂延入謂之曰余隱者也見為縣獄卒
要在濟人之急既夜分取一桄合于面前俄頃揭看見

一班白紫綬者纔長數寸此人詬責之曰與人有分不邮其孫可乎紫衣者遜謝久之復用椀覆於地更揭之則無有矣明日平旦聞傳聲覓其秀才甚急往則紫衣斂板以待情義頗濃遂贈數百縑亦不言其事豈非仙術乎

其經云佛教上屬鬼宿蓋神鬼之事鬼暗則佛教衰矣

吳先生嘗稱有靈鬼録佛乃一靈鬼耳

李抱真之鎮潞州也軍資匱闕計無所爲有老僧大爲

郡人信服抱真因詰之謂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真曰但言請於鞠塲焚身其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候火作即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聲言抱真命於鞠塲積薪貯油因為七日道塲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真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仍升座執爐對衆說法抱真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傍由是士女駢塡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鐘念佛抱真密已遣人塡塞

地道俄頃之際僧薪並灰數日藉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貯焉

又説洛中頃年有僧得數粒所謂舍利者貯于琉璃器中晝夜香燈檀施之利日無虚焉有士子迫於寒餓因請僧願得舍利掌而觀瞻僧遂出瓶授與遽即吞之僧惶駭如狂復慮聞之於外士子曰與吾幾錢當服藥出之僧喜甚遂贈二百緡仍取萬病丸與喫俄頃洩痢以盆盎盛貯濯而收之

章仇兼瓊鎮蜀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童兒（一作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雕鶚掠之而去羣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則神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如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飼果實飲饌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齊民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饊餅桓玄嘗盛具法書名畫請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畫因有涴玄不

懌自是會客不設寒具

昌黎生者名父子也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甞為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為銀字至除拾遺果為諫院不受俄有以故人子而憫之者因辟為鹿門從事也

今謂進士登第為遷鶯者久矣蓋自伐木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别書

固無證據豈非誤歟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葢重難製述之意也

西平王始將禁軍在蜀戍蠻與張魏公不叶及西平功高居相位德宗欲追魏公者數四慮西平不悅而罷後上令韓晉公善說然後並處中書一日因內宴禁中出瑞錦一疋令繫兩人一處以示和解之意

潞州啓聖宮有明皇帝欹枕斜書壁處并腰鼓馬槽並

在公為潞州從事皆見之

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始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于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而賞賜甚厚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閒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往住吳興永福寺積年學書禿筆頭十甕每甕皆數石人來覓書并請題頭者如市所居戶限為

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為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為退筆塚自製銘誌

孫季雍著葬經又有著葬畧者言葬用吉禮僧尼並不可令見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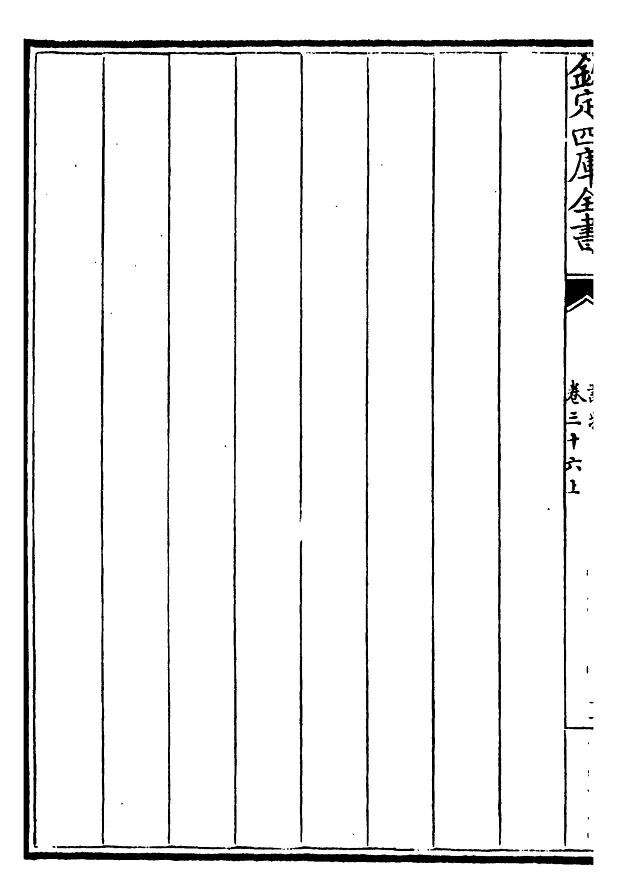
鄭廣文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後自寫所製詩幷畫同為一卷封進玄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絶

郭侍郎_{承嘏}嘗寶惜書法一卷每携隨身初應舉就雜文

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緘裹置於篋中及納所賫書帖郤歸鋪於燭籠下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忽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往於棘圍門外見一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儻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酧公悅而許之逡廵賫程試往而易書帖出授公公媿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自以錢送詣興道款關乆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父死三日方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嘆乆之方知棘圍所見乃

鬼也遂以錢贈其家而去余在京曾侍太傅相國盧公

宴語親聞其事今又得於張公方審其異也云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六上

次柳氏舊聞　李德裕

太和八年秋八月乙酉上於紫宸殿聽政宰臣王涯等奉職奏事上顧謂宰臣曰故內臣力士始終事蹟試為我言之涯即奏曰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竄黔中時力士亦徙巫州因相與周旋力士以芳嘗司史謂芳言先是時禁中事皆芳所不能知而芳亦有質疑者芳默識之及次其事號曰問高力士上令採訪故史氏取其書臣涯等既奉詔即召芳孫度支員外郎璟詢事璟對某

祖芳前從力士問𥪡縷未竟後著唐歷採取義類相近者以傳之其餘或祕不敢宣或奇怪非編録所宜及者不以傳今按求其書亡失不獲臣德裕先臣與芳子吏部郎中冕貞元初俱為尚書郎後謫官俱東出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之説且曰彼皆目覩非出傳聞信而有徵可為實録先臣謂臣言之臣伏念所憶授凡一十七章歲祀已久遺稾不傳臣德裕非黄瓊之達練習見故事愧史遷之該博唯次舊聞懇失其傳不足以對大君

之間謹編録如左以備史官之闕云

玄宗之在東宫為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纎微必聞於上而宫闈左右亦潛持兩端以附太平之勢時元獻皇后得幸方娠玄宗懼太平欲令服藥除之而無可與語者張説以侍讀得進見太子宫中玄宗從容謀及説説亦密賛其事他日説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煑劑以獻玄宗得藥喜盡去左右獨搆火於殿煑未及熟怠而假寐肸蠁之際有神人長丈餘具裝身披金甲操戈

繞藥鼎三匝煮盡覆無餘焉玄宗起視異之復增火又投一劑煮於鼎因就榻瞬目以候之而神覆鼎如初凡三煮皆覆之乃止明日說又至告之故說降堦再拜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說說每進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與爲比肅宗之於說子均垍相愛若親戚昆弟之子柳芳本張說所引說嘗自叙述與高力士詞協也

玄宗初即位體貌大臣賓禮故老尤注意於姚崇與宋

璟引見便殿皆為之興罷去輙臨軒以送其他宰相優寵莫及至李林甫以宗室近屬上所拔用恩意甚厚而禮遇漸輕及姚崇為相嘗於上前叙進郎吏上顧視殿宇不荅崇語崇恐再以言之兾上少售而卒不對崇益恐趨出高力士曰陛下初承鴻業宰相請事當面言可否而崇亟言之陛下不視臣恐宰相必大懼上曰朕既任崇以庶政事之大者當奏朕與之共决如郎署吏秩甚卑會力士宣事因為言上意崇自解而喜朝廷聞者

以上有人君之度得信任之道焉

魏知古起諸吏為姚崇所引用及同升也崇頗輕之無何知古拜吏部尚書知東道選事以吏部尚書宋璟門下過官知古心銜之思有以中之者崇二子並分曹洛邑會知古至恃其蒙恩頗顧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上召崇從容謂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曰臣有三子兩人封司東都矣其為人多欲而寡交以是必干知古然臣未及聞之耳上始以丞相子重

言之欲微動崇意若崇私其子或為之隱及聞所奏大喜且曰卿安從知之崇曰知古微時是臣薦以至榮達臣子愚謂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負崇也欲斥之崇為之請曰臣有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欲特原之臣為幸大矣而由臣逐知古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為私於臣矣非所以裨玄化也上久之乃許翌日以知古為工部尚書罷知政事

源乾曜因奏事稱旨上悦之於是驟拔用歷户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異日上獨與高力士語曰爾知吾之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其容貌言語類蕭至忠故用之力士對曰至忠不嘗負陛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至忠晚乃謬計耳其初立朝得不為賢相乎上之愛才宥過聞者無不感悦

蕭嵩為宰相引韓休與同列及在相位稍與嵩不協嵩因乞骸骨上憫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待

罪宰相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因隕涕上為之動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決卿歸第至夕當有使如無使明日宜如常朝請及日暮命力士詔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始終貴全大義亦國家之美事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荆州始進黃柑子上以素羅帕苞苴其二以賜焉

玄宗好神仙往往召郡國徵奇異士有張果老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與使偕來言其所變怪

不測又有邢和璞善算心術視人投算而能察善惡夭壽上使算果老懵然不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復召果老與坐密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老今安在臣願得視之而果老坐於上前久之矣夜光終莫能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足以敗其中試飲以堇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甚使以汁進果老遂飲三巵醺然如醉顧使者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其齒色盡燋且黑命左右取鐵如意以擊齒墮而

藏之於衣帶中乃納于懷内出神藥色微紅傅齒穴中不寐久之視鏡齒粲潔白上方信其不誣也

玄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天竺乾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高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旱數當然耳召龍必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為之也上强使之曰人苦暑疾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不得已乃奉詔有司為陳請雨之具幡像具備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而悉命去之獨盛一

鉢水以小刀攪旋之胡言數百祝水須臾有如龍狀其大類指赤色首㘅水上俄復没于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項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煙上數尺稍稍引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疾馳去顧見白氣疾起自講堂而西如一疋練既而昏霾大風雷霆而雨力士纔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至馳至衢中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衣盡霑濕

玄宗善八分書將命相先以御體書其姓名置案上會

太子入視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宰相名汝庸能知之乎即射中賜若卮酒也肅宗拜而稱之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賜酒卮是時琳從愿皆有宰相望玄宗倚為相者數矣竟以宗族蕃盛附寄者衆卒不用之也

肅宗在宮為李林甫所搆勢幾危者數矣無何鬚鬢斑白常早朝見上上見之愀然曰爾其歸院吾當幸汝及上至顧見宮中庭宇不洒掃而樂器久屏塵埃積其間

左右使令無有妓女上為之動色顧力士曰太子居處若是將軍盍使我聞乎上在禁中不名力士呼為將軍力士曰臣嘗欲奏上太子不許曰無以勤上念上即詔力士下京兆尹亟選人間子女頎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復還奏曰臣他日嘗宣㫖京兆閲致子女皆囂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為口實臣以為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没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悦使力士招掖庭令按籍閲視得三人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頃之

后侍寢不寤吟呼若有痛苦氣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始賜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邪遽秉燭視之良久乃寤肅宗問之后以手按其左脅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甲以操劍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為子自左脅以劍决而入决處痛殆不可忍及今未之已也肅宗驗之于燭下則若有綖而赤者存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代宗之載誕也三日上幸東宮賜之金盤命以浴吳皇后年幼皇孫龍體未舒肙

媪惶惑乃以宮中諸王子同日誕而體貌豐碩者以進見上視之不樂曰此兒非吾兒也負媪扣頭具服上睨曰非爾所知趣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之子進見上大喜置諸掌中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禄遠過其父及上起還宮盡留内樂謂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乎哉與太子飲樂焉

肅宗為太子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汙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

宗徐舉餘餅啖之上甚悦謂太子曰福當如此愛惜

天寶中安禄山每來朝上特異待之爲置坐於殿西偏張金雞幛其來輙賜坐肅宗諫曰自古正殿無人臣坐禮陛下寵之已甚必將驕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有竒相吾以此厭禳之爾

興慶宫上潛龍之地聖歷初五王宅也上性友愛及即位立樓于宫西南垣署曰花蕚樓朝退與諸王遊或置酒爲樂時天下無事號太平者垂五十年及羯人入闕

乘傳遽以告上欲遷幸復登樓置酒四顧悽愴乃命進玉環琵琶琵琶者睿宗所御琵琶也異時上張樂殿中常置之別榻以黄帕蓋之不以他樂雜而未嘗持用至是得工賀懷智取調之又命禪定僧段師彈時美人善歌從者三人使其中一人歌水調畢奏上將去復眷眷因視樓下問有樂工歌水調者乎一年少心悟上意自言頗工歌兼善水調使之歌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鴈飛上聞之

為之潸然出涕顧侍御者誰為此詞或對曰宰臣李嶠

上曰真才子也不待曲終而去

玄宗西幸車駕將至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駐蹕曰何用此為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為盜守上斂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厚斂於人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徹炬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此

上始入斜谷天尚早烟霧甚晦知頓使給事中韋倜於墅中得熟酒一壺跪獻馬前數四不為之舉倜懇乃注於他器自滿引於前上曰卿以我疑耶始吾御宇之初甞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為戒迨今四十餘年矣未曾甞酒味指力士近侍曰此皆知之非紿卿也從臣聞之莫不感悅上孜孜警戒如是富有天下僅五十載豈不由斯道乎

天寶中興慶池上小龍常出遊宮垣南溝水中蜿蜒之

朕靡不瞻覩及鑾轝西幸先一夕皆見龍乘雲雨自池中望西而去上至嘉陵江將乘舟有龍翼舟而進上泫然流涕顧左右曰此吾宫中之龍也命以酒沃酹之於是龍躍而去

天寶中上於内道場為兆庶祈福親制素黄文及登壇之際其文乃自然凌空而上騰於天也聞空中有言聖壽延長王公已下請編入史册制從之

隋唐嘉話　劉餗

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人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隋高熲僕射每以盤盛粉置於臥側思得一公事輙書其上至明則錄以入朝行之

京城南隅芙蓉園者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曲名不正詔改之

李德林為內史令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功臣豪侈後房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則其寵妾所召也素俱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雋秀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為文可作詩自叙稱吾意當免汝死後解縛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數十萬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隷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鷰泥否

煬帝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緑復能作此語耶

僕射蘇威有鏡殊精好曾日蝕既鏡亦昏黒無所見威以為左右所汙不以為意他日日蝕半缺其鏡亦半昏如之於是始寶藏之後櫃内有聲如磬尋之乃鏡聲也無何而子夔死後更有聲無何而威敗後不知所在云

洛陽南市即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之時掘得一塚

無甎甓棺中有平上朱衣銘云筮言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閒於斯見矣校其年月當魏黄初二年

隋文帝夢洪水没城意惡之乃移都大興術者云洪水即唐高祖之名也

平陽公主聞高祖起義太原乃於鄠司竹園招集亡命以迎軍時謂之娘子兵

秦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為肉譜虞秘書世南曰昔任彦升善談經籍時稱為五經笥宜改倉曹為

人物志

隋司隸薛道衡子收以文學為秦王府記室早亡太宗追悼之謂梁公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

太宗將誅蕭墻之惡以匡社稷謀於衛公李靖靖辭謀於英公徐勣勣亦辭帝以是珍此二人

太宗燕見衛公常呼為兄不以臣禮初嗣位與鄭公語恒自名由是天下之人歸心焉

太宗每見人上書有所裨益者必令黏於寢殿之壁座臥觀覽焉

太宗每謂人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我但覺其嫵媚耳

貞觀四載天下康安斷死刑至二十九人而已户不夜閉行旅不賫粮也

太宗謂羣臣曰始人皆言當今不可行帝王道唯魏徵勸我今遂得功業如此恨不得使封德彛等見之

衛公既滅突厥斥境至於大漠謂太宗曰陛下五十年

後當憂北邊髙宗末年突厥為患矣突厥之平僕射温
彦博請其種落于朔方以實空虛之地於是入居長安
者且萬家鄭公以為闕不亂闕非久遠策爭論數年不
決至開元中六胡州境反叛其地復空也衛公始困於
貧賤因過華山廟訴於神且請告以位宦所至辭色抗
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去出廟門百許步聞後有大
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不見人後竟至端揆隋大業中衛
公上書言髙祖終不為人臣請速除之及京師平靖與

滑儀衛文昇等俱收衛滑既死太宗慮囚見靖與語因請於髙祖而免之始以白衣從趙郡王南征静巴漢擒蕭銑蕩一楊越師不留行皆武之於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衛公問策時發諸州軍未到長安居人勝兵不過數萬敵人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潛軍邀其歸路帝從其言敵兵遂退於是據險邀之敵棄老弱而遁獲馬數萬匹玉帛無遺焉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銓人至梁公房蔡公杜愕然端視良乆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内廳共食甚恭曰二賢當為興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壽稍減於房耳顧以子孫相託貞觀初杜薨於右僕射房位至司徒秉政三十餘載太宗之為秦王府僚多被遷奪深患之梁公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帝大驚由是親寵日篤杜僕射薨後太宗食瓜美愴然思之遂輟其半使置之於靈座

鄭公嘗拜掃還謂太宗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悉裝了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帝笑曰時實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太宗會罷朝怒曰會殺此田舍漢文德后問誰觸忤陛下帝曰豈過魏徵每事廷辱我使我常不自得后退具朝服立於庭帝驚曰皇后何為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妾幸備數後宮安敢不賀

太宗得鷂絶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鄭公乃藏於懷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語古帝王逸豫微以諷諫語久帝惜鷂且死而素嚴敬徵欲盡其言徵語不時盡鷂死懷中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太宗令衛公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君集言於帝曰李靖將反至於微隱之際輒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此君

集反耳今中夏又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矣而求盡臣之術者是將有他心焉

衛公為僕射君集為兵部尚書自朝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不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將反矣

太宗中夜聞告侯君集反起繞床而步亟命召之以出其不意既至曰臣陛下幕府左右乞留小子帝許之流嶺南為奴侯君集既誅録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絶代太宗問其狀曰自爾已來常食人乳而不飯又君集之破

高昌得金箪二甚精御府所無亦隱而不獻至時并得焉

英公始與單雄信俱臣李密結為兄弟密既亡雄信降王充勣來歸國雄信壯勇過人勣後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元吉恃其膂力每親行圍王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椀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尺勣惶遽連呼曰阿兄阿兄勣王雄信攬轡而止顧笑曰徐勣不緣你且了竟充既平雄信將就戮英公請之不得泣而退

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此勣曰平生誓共為灰土豈敢念生但以身已許國義不兩遂雖死之顧凡妻子何如因以刀割其股以肉啖雄信曰示無忘前誓雄信食之不疑

英公雖貴為僕射其姊病必親為粥釜燃輙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此勣曰豈為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年老雖欲久為姊粥復可得乎

英公嘗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

難當賊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十七八為好賊上陣乃殺人年二十便為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

鄂公尉遲敬德性驍果而尤善避槊每單騎入敵人刺之終不能中反奪其槊以刺敵海陵王元吉聞之不信乃令去槊刃以試之敬德云饒王著刃亦不畏傷元吉再三來刺既不少中而槊皆被奪去元吉力敵十夫由是大慙恨太宗之禦竇建德謂尉遲公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長鎗相副雖百萬衆亦無奈我何乃與敬德馳至

敵營叩其軍門大呼曰我大唐秦王能鬭者來與汝決賊追騎甚衆而不敢逼禦建德之役既陳未戰太宗望見一少年騎驄馬鎧甲鮮明指謂尉遲公曰彼所乘馬真良馬也言之未已敬德請取之帝曰輕敵者亡脫以一馬損公非寡人願敬德自料致之萬全及馳往并擒少年而返即王充凡子偽代王琬字文士及在隋亦識是馬實内廐之良也帝欲旌其能並以賜之

太宗將征遼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以起之不起帝

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靖謝曰老臣宜從但犬馬之疾日月增甚恐死於道路仰累陛下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竟能自強立勳魏室靖叩頭曰老臣請轝病行矣至相州病篤不能進駐蹕之役高麗與靺鞨合軍方四十里太宗望之有懼色江夏王進曰高麗傾國以抗王師平壤之守必弱假臣精卒五千覆一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應既合戰爲賊所乘治將不振還謂衛公曰吾以天下

之衆困於蕞爾之地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在側帝顧之道宗具陳前言帝悵然曰時怱遽不憶也駐蹕之役六軍為高麗所乘太宗命視黑旗英公之麾也候者告黑旗被圍帝大恐須臾復曰圍解高麗哭聲動山谷勣軍大勝斬首數萬俘獲亦數萬

鄭公之薨太宗自製其碑文并自書後為人所間詔令仆之及征高麗不如意深悔為是行乃歎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遼水令馳驛祀以少牢復立碑

焉
征遼之役梁公留守西京勑以便宜從事不請或詣留臺稱有密者梁公問密謀所在對曰公則是也乃驛遞赴行所及車駕於相州太宗聞留守有表送告人大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反者為誰曰房玄齡帝曰果然叱令斬腰璽書責梁公以不能自任更有如此者得專斷之
太宗嘗止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容

口帝正色曰魏公嘗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為誰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羣官面折廷爭陛下嘗不得舉手今臣幸左右若不少有順從陛下雖貴天子復何聊乎帝意復解

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焉士及佯為不悟更徐拭而便啗之

趙公宴朝貴酒酣樂闋顧羣公曰無忌不才幸遇休明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視無

忌富貴何如越公或對為不如或謂過之曰自揣誠不羨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

武衛將軍秦叔寶晚年嘗多疾病每謂人曰吾少長戎馬經三百餘戰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病乎

秦武衛勇力絶人其所將槍踰越常制初從太宗圍王充於洛陽馳馬頓之城下而去城中數十人共拔不能動叔寶復馳馬舉之以還迄今國家每大陳設必列於

殿庭以旌異之

太宗令虞監寫列女傳以裝屏風未及求本乃暗書之一字無失

太宗將致櫻桃於酅公稱奉則以尊言賜又以卑乃問之虞監曰昔梁帝遺齊巴陵王稱餉遂從之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

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已兼是

五善太宗聞虞監亡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虞公之為祕書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為文用者號為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而書盛行於代

太史令李淳風校新歴成奏太陽合日蝕當既於占不吉太宗不悦曰日或不蝕卿將何以自處曰有如不蝕則臣請死之及期帝候日於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子别對以尚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蝕矣如言而蝕不差毫髪

李太史與張文收率更坐有暴風自南而至李以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為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者法月數當十三今缺其一宜於黄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勑州求之如其言而得之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張率更以為景雲河水清歌名曰燕樂今元會第一奏是也

太宗之平劉武周河東士庶歌舞於道軍人相與為秦王破陣樂之曲後編樂府云

破陣樂被甲持戟以象戰事慶善樂廣袖屣履以像文德鄭公見奏破陣樂則俯而不視慶善則翫之而不厭

太宗閲醫方見明堂圖五藏之系咸附於背乃愴然曰令律杖笞奈何令髀背分受乃詔不得笞背貞觀中有河内人妄為妖言大理丞張蘊古以其素狂病不當坐

太宗以有情令斬之尋悔以無所及自後每決死刑皆

令五覆奏

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郎曹當闕求之未得乃自職之

張賓客文瓘之為大理獲罪者皆曰張卿所罰不為枉也

中書令馬周始以布衣上書太宗覽之未及終卷三命召之所陳世事莫不施行舊諸街晨昏傳呼以警行者代之以鼓城門入由左出由右皆周發也舊官人所服

唯黄紫二色而已貞觀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上朱六品七品緑八品九品以青焉貞觀中揀材力驍捷善持射者謂之飛騎上出遊幸則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猛獸皮韀以從李義府始召見太宗試令詠烏其末句云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棲帝曰吾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

宋謝朓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芳洲令貢州判司報云芳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

詩誤太宗聞之大笑判司改雄州司法度支郎免官

太宗病甚出英公為疊州刺史謂高宗曰李勣才智有餘屢更大任恐其不厭伏於汝故有此授令若即發者我死後可親任之如遲疑顧望便當殺之勣奉詔不及家而行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為不祥連唾之文收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死生人太宗令於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太常卿傅

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犯正若使呪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為所擊者便不復蘇

貞觀中有婆羅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馬奔湊其處如市時傅奕方臥病聞之謂其子曰是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能敵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試之焉胡僧緘縢甚固求良久乃得見出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皆用云

閻立本家代善畫至荆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更往曰名下定無虚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張僧繇始作醉僧圖道士每以此嘲僧羣僧於是聚錢數十萬貿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今並傳於代

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三日而後去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俗謂搊琵琶是

也

貞觀初林邑獻火珠狀如水精云得於羅刹國其人朱髮黑身獸牙鷹爪也

太宗宴近臣戲以嘲謔趙公無忌嘲歐陽率更曰聳髆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云索頭連背暖倇襠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改容曰歐陽詢豈不畏皇后聞趙公后之弟也

高開道作亂幽州夭陷其頰召醫使出之對以鏃深不

可出則俾斬之又召一人如前對則又斬之又召一人如前曰可出然王須忍痛因皴面鑿骨置楔於其間骨裂開寸餘抽出箭鏃開道奏伎進膳不輟

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為梯首城中矢石如雨而竟無為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要是不解思量帝聞將罪之

太宗謂鄂公曰人言卿反何故答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雖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皆鋒刃也今

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於地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此相告何反以為恨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薛萬徹尚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薛駙馬村氣主羞之不與同席數月帝聞而大笑置酒召對握槊賭所佩

刀子佯為不勝解刀以佩之罷酒主悅甚薛未及就馬遽召同載而還重之逾於舊梁公夫人至妬太宗將賜公美人屢辭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優詔之意夫人執心不迴帝乃令謂之曰若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乃遣酌卮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酖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於齡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

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

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永甞樓上學書業成方下其所棄筆頭至盈瓮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聞彼一字直錢五萬官豈得若此曰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

褚遂良其父亮尚在乃别開門勅甞有以賜遂良使者

由正門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褚遂良為太宗哀册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不覺也

太宗征高麗高宗留居定州請驛遞表起居飛奏事自

此始也

高宗之將册武后河南公褚遂良謀於趙公無忌英公

勣將以死諍趙公請先入褚曰太尉國之元舅脫事有

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英公曰勣請先入褚曰

司空國之元勲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

良齒自草茅無汗馬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且當不諱之時躬奉遺詔不効其愚衷何以下見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中寢

王義方時人比之稷高鄭公每云王生太直高宗朝李義府引為御史義府以定册武后勲恃寵任勢王惡而彈之坐是見貶坎軻以至於終矣

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有患應聲病者問醫官蘇澄云自古無此方今吾所撰本草網羅天下藥物亦謂盡矣試將讀之應有所覺其人每發一聲腹中輙應唯至一藥再三聲過至他藥復應如初澄自為處方以此藥為主其病自除

楊弘武為司戎少常角高宗謂之某人何因輙授此職對曰臣妻韋氏性剛悍慢以此人見囑臣若不從恐有後患帝嘉其不隱笑而遣之

盧尚書承慶總章初考内外官一官督運遭風失米盧

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

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

愧容亦無愧詞又改注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唐初宫中少樹孝仁后命種白楊謂何力曰此樹易長

三數年間宫中可得陰映何力一無所應但誦古詩云

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謂此是塚墓間本非宫中

所宜種孝仁遽令拔去更樹梧桐也

許髙陽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

古議謚曰謬昂子彦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今爲賢尊報讐何爲反怒彦伯慙而止

李義府既居榮寵葬其父祖自京至於太原七十餘里役者相繼始國家以來人臣喪事之盛所未有也

京城東有塜極高大俗謂呂不韋塜以其鋭上亦謂之尖塜咸亨初布政坊法海寺有英禪師言見鬼物云春莊襄王遇其舍求食自言是其塜而後代人妄云不韋也

祕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鸜鵒銜一物入其堂置案上而去乃魚袋怏怏數日而加大夫

劉仁軌為左僕射戴至德為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左右曰此劉僕射戴僕射曰戴僕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卻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無異迹當朝似不能言及薨高宗歎曰自吾喪至德無可復聞當其在時事有不是者未嘗放我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

湧朝廷始追重之

高宗乳母盧本滑州總管杜才幹妻才幹以謀逆誅故盧没入於宫中帝既即位封燕國夫人品第一盧既藉恩寵屢訴才幹枉見構陷帝曰此先朝時事朕安敢追更先朝之事卒不許及盧以亡復請與才幹合葬帝以獲罪先朝亦不許之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甞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云脉脉廣川流驅

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之猶神仙焉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勑示僕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況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

楊汴州德幹高宗朝為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放鷄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去鷄頭官者涕泣袒背以示於帝帝曰你情知此漢獰何須犯他百姓竟

不之問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陽盧榮陽鄭清河博陵二崔隴西趙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恥與他姓爲婚乃禁其自姻娶於是不敢復行婚禮飾其女以送夫家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謾以嘲戲之言於是乃置使先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中有司自此始也

徐大理有功每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反復辭色逾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迴顧曰臣身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名為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猶懷之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者乎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理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為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曰彼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

所言者私忿也我所守者公法也安可以私害公
李昭德為內史婁師德為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
李顧待不即至乃發怒曰叵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反
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婁師德弟拜代州
刺史將行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
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
今雖有唾其面者其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
庶免兄憂師德曰此適所謂為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

於怒也汝今拭之是惡其唾而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若笑而受之武后之年竟保其寵祿率是道也

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符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驢曰汝伎藝

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羞而止

武后臨朝薛懷義勢傾當時雖王主皆下之蘇良嗣僕射遇諸朝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使左右牽拽搭面數十武后知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他

武后使閻知微與田歸道使突厥歸道還云突厥叛知微爭之后乃令知微多持金帛以武延秀往聘其女突厥果留使者而入冦尊知微與可汗等以示華人大破

趙定等州自河以北騷然朝廷以為知微賣國乃族誅

氏知微不知無何逃還武后業已致戮乃云其惡臣子

所嫉賜百官甘心焉於是兵刃交下非要職者或不得

其次云

武后初為明堂明堂後又為天堂五級則俯視明堂矣

未就並為天火所焚今明堂制度卑狹於前猶三百餘

尺

武后為天堂以安大像鑄大儀以配之天堂既焚鍾復

臬絶至中宗欲成武后志乃斵像令短建聖善寺閣以居之令明堂始微於西南傾工人以木於中薦之武后不欲人見因加為九龍盤糺之狀其圓蓋上本施一金鳳至是改鳳為珠羣龍捧之

武后將如洛陽至閺鄉縣東騎忽不進召巫言晉龍驤將軍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為樵者所苦聞大駕至故求哀后勑去墓百步不得耕殖至今荆棘森然將軍王果嘗經峽口見一棺於崖側將墜使人遷之平處得銘

云更後三百年水漂我臨長江欲墮不墮逢王果

張易之昌宗初入朝官位尚卑諂附者乃呼為五郎六郎自後因以成俗

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所居奢溢逾於王主末年有人題其門曰一絇絲能得幾日絡昌儀見之遽下筆書其下曰一日即足無何而禍及

張昌宗之貴也武三思謂之王子晉後身為詩以贈之詩至今猶傳

補闕喬知之有寵婢為武承嗣所奪知之為綠珠篇以寄之末句云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為君盡寵者結於衣帶上投井而死承嗣驚惋不知其故既見詩大恨知之竟坐此見搆陷亡

沈佺期以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之曰沈三兄詩直須還他第一

武后遊龍門命羣官賦詩先成者賞錦袍左史東方虬既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復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

善乃就奪袍衣之

狄内史仁傑始為江南安撫使以周赧王楚王項羽吳王夫差越王勾踐吳夫槩王春申君趙他馬援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於人悉除之唯夏禹吳太伯季札伍胥四廟存焉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寸魏僕射本名真宰武后朝被羅織下獄有命出之小吏聞者以告魏驚喜曰汝名何曰元忠乃改從元忠焉

朱正諫敬則代著孝義自宇文周至國家並令旌表闕

六闕

中宗反正後有武當縣丞壽春周憬存慨有節操乃與王駙馬同皎謀誅武三思事發同皎見害憬遁於比干廟中自刎臨死謂左右曰比干忠臣也

神龍中洛城東地若水影纖微必照就視則無所見長史李承喜上表慶賀

崔融司業作武后哀策文因發疾而卒時人以為三二

百年來無此文

朝儀魚袋之飾唯金銀二等至武后乃改五品以銅中

宗反正從舊

景龍中中宗遊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并唱下兵詞

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起唱曰廻波爾時酒

巵兵兒志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宜於是

乃罷坐

景龍中多於側門降墨敕斜封以授人官爵時人號為

斜封官
景龍中妃主家競為奢侈駙馬楊慎交武崇訓至油灑
地以築毬場
兵部尚書韋嗣立景龍中中宗與韋后幸其莊封嗣立
為逍遙公又改其居鳳凰原為清虛原鸜鵒谷為幽棲
谷吏部南院舊無選人坐韋嗣立尚書之為吏部始奏
請有司供牀褥自後因為故事
昆明池者漢孝武所穿有捕魚利京師賴之中宗朝安

樂公主請焉帝曰前代以來不以與人不可主不悅因大役人徒別掘一池號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黃門日知詩云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當時作者勞及睿宗即位謂之曰當時朕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若是無何而遷侍中

李侍中日知初為大理丞武后方肆誅戮大卿胡元禮承旨欲陷人死令日知改斷再三不從元禮使謂李曰胡元禮在此人莫覓活李起謂使者日知語卿李日知

在此人莫覔死竟免之
中宗崩既除喪吐蕃來弔深衣練冠待於廟令定陵自
有寢廟若擇宗室最長者素服受禮於彼其可乎舉朝
稱善而從之
徐彦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既文
士不悦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耳
崔司知琬中宗朝為侍御史彈宗楚客反盛氣作色帝
優之不令問因詔每彈人必先進内狀許乃可自後以

為故事

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見録署云相州僧曇剛撰後柳常侍冲亦明於族姓中宗朝為相州刺史詢問舊老云自隋已來不聞有僧名曇剛葢嫉於時故隱名氏云

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曰此人即當墮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驚墮殆死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

是日姑有疾竟死云其知音皆此類也又善於攝衛開元十二年終年且百歲近代言樂衛道弼為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

曹紹夔沈之弼皆為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於夔欲以樂不和為之罪雜扣鐘磬使夔暗名之無誤者由是反歎服

元行冲賓客為太常少卿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具乃

令匠人改以木為聲甚清雅今呼為阮咸是也

太平公主於京西市掘池贖水族之生者置其中謂之放生池墓銘云龜言水蓍言市

今上之為潞州别駕將入朝有軍人韓凝禮自謂知兆上因以食箸試之既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為大吉徵既而誅韋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起家五品至今猶存

今上既誅韋氏擢用賢俊改中宗之政依貞觀故事有

志者莫不想望太平中書令元之璟御史大夫構河南尹傑皆一時之選時人稱姚宋畢李焉

張同州沛之在州也任正名為録事劉幽求為朝邑尉沛奴下諸官而獨呼二公為劉大任大若平常之交令上之誅韋氏沛兄涉為殿中監見殺并令誅沛沛將出就州正名時假在家聞之遽出曰朝廷初有大難同州京之佐輔奈何單使一至便害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勸令覆奏因送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不然

無慮也時方立元勳用事於中竟脫沛於難二公之力
蕭至忠自晉州之入也蔣大理欽緒即其妹壻送之曰
以足下之才不憂不見用無為非分妄求至忠不荅蔣
退而曰九代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至忠既至
中書令歲餘以誅死
開元始年上悉出金銀珠玉錦繡之物於朝堂若山積
而焚之示不復御用也
姚開府凡三為相而必兼兵部至於軍鎮道里與騎卒

之數皆暗能紀之矣

郭尚書元振始為梓州射洪令徵求無厭至掠部人賣為奴婢者甚衆武后聞之使籍其家唯有書數百卷後令閲資財所在知皆以濟人於是奇而免之後為凉州都督路不拾遺蕃國聞其風多請朝獻自國家善為凉州者郭居其最

今上之初吐蕃傾國作寇其官薛訥為元帥以禦之大捷而還時有賀者退曰薛公謙而有禮宜有凱旋

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王公以下射中鹿賜為第一院賜綾其餘布帛有差至開元八年秋舍人許景先以為徒耗國賦而無益於是乃詔罷之其禮至今遂絶

京城諸州邸貞觀初所造至開元初李尚書入悉賣與居人以錢入官

崔湜之為中書令河東公張嘉貞為舍人湜輕之常呼為張底後會商量數事意皆出人右湜驚美久之謂同官曰知無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湜死十

餘載河東公竟為中書焉

東封之歲洛陽平御路北市東南隅得銘漢丞相長史朱買臣墓云著言市千載之後阿誰是七十年丞相

源乾曜張說以八月初五今上生之日請為千秋節百姓祭皆就此日名為賽白帝羣臣上萬歲壽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結絲承露囊更相遺問十九年春詔州縣社及奠並不得用牲牢薦脯醢而已十九年夏詔京都置太公廟於孔子廟之西以秋春仲月上戊日致

祭漢留侯張良配享置令丞録事各一員

后土祠隅河與梁山相望舊立山神像以配座如妃匹焉至開元中年始别建室而遷出之或云張燕公之為也

忻州北有丹水其源出長平山下傳云秦殺趙卒其水變赤因以為名今上始幸太原知其故改為懷水漳澤闗為周家

開元初司農卿姜師度引洛水灌朝邑澤盡發以修堤

堰基為水所湍擊今寖頹削焉

崔潞府日知歴職中外恨不居八座及為太常於都寺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人謂之崔公望省樓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為南海祇恒寺維摩詰鬚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鬬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為他人所得因剪棄其餘遂絶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為假稱

珍怪不詳也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

舊人皆服衮巾至周武始為四脚國初又加巾子焉

高齊蘭陵王長恭白類美婦人乃著假面以對敵與周師戰於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乃為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今人面是

靈州鳴沙縣有沙人馬踐之輙鎗然有聲持至他處信

宿之後而無復聲矣

今開通元寶錢武徳四年鑄其文歐陽詢譔更所書也

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僧永所得至

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日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寳後

僧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未從索果師死後弟子僧辯

得之太宗為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

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師處使蕭翊就越州求得之以

武徳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搨十本以賜近臣帝崩

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祕於昭陵

晉平南將軍侍中王廙右軍之叔父工草隸飛白祖述

張衛法後得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翫之遭

永嘉喪亂乃四疊綴於衣中以過江今蒲州桑泉令豆

盧器得之疊迹猶存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稾草不具年月日朔其

真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月辛亥而書亦真

小文開元初年潤州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

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上岐王岐王以獻帝便留不出或云後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為煨燼此書亦見焚云

盧黄門思道任髙齊久不得進時和士開方貴寵用事或謂盧曰何不一見和王思道素自髙欲往恐為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之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有過盧黄門思道者見一胡人在座問此何等答曰從兄浩反語盧浩

尚為老胡

集常侍徐陵聘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録其文集以遺陵令傳之江左陵速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為魏公藏拙

說郛卷三十六上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三十六下 七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薛翰

說郛卷三十六下

元 陶宗儀 撰

劉賓客嘉話録 韋絢

張廵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逆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緑耳於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禄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獻羶腥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

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黄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岧嶢試一臨胡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遥聞横笛吟

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簫處注云即今賣

錫人家物六經唯此注中有錫字緣明日是重陽欲押一餻字尋思六經竟未見有餻字不敢為之常訝杜員外巨顙折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虛言哉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

刑部侍郎從伯伯芻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者過户未嘗不聞謳歌而當壚興甚早一旦召與語貧窘可憐因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餅以償欣然持鏹而去

後過其戶則寂然不聞謳歌聲謂其逝矣及呼乃至謂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計轉麤不暇唱渭城矣從伯曰吾思官徒亦然因成大噱

永徽中盧齊卿暴死及蘇說見其舅李某為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為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作宰相吏曰天符已下數日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拜果百日而罷公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崔丞相造布衣時江左士人號曰白衣夔時有四人是盧東美其

二遺忘崔左遷在洪州州帥曹王將辟為副時德宗在梁奏的合過况曹王有功且親也時有趙山人言事多中崔問之曰地主奏其為副使且的過否對曰不過崔詰曰以時事必合得過也山人曰郤得一刺史不久勑到更遠於此崔不信再問曰必定耳州名某亦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月某日勑到必先吊而後賀崔心懼久之蓋言某日即崔之忌日也謂趙山人曰言中奉百千不中輕撻五下可乎山人笑曰不合得員外百千只合

得起一間竹屋又問之且我有宰相分無曰有崔曰遠近曰只隅一兩政官不至三年矣及某日私忌洪州諸僚皆知其說是日巻之江亭將慰崔忌衆皆北望人信至酉時見一人從北岸袒而招舟急使人問之乃曰州之脚力將及岸問曰有何除改崔員外奏副使員外過否曰不過郤得虔州刺史勑牒在此諸公驚笑果先慰而後賀焉明日說於曹王曹王與趙山人鏹百千不受崔爲起竹屋一間欣然徙居之又謂崔曰到虔州後有

大經一段驚懼即必得入京也既而崔舅源休與朱泚為宰相崔憂悶堂帖追入甚憂惕時故人竇參作相拜兵部郎中俄遷給事中平章事

又曰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時有張山人善相崔造相公方為兵部郎中與前進士姜公輔同在薛侍郎坐中薛問張山人曰坐中有宰相否心在已身多矣張曰有薛曰幾人曰有兩人曰何人曰崔姜二人必同時宰相薛嘿然不樂既而崔郎中徐問張曰何以同時意謂姜公

始前進士已正郎𦔳不相近也曰命合如此仍郎中在姜之後後姜為京兆尹功曹充翰林學士時衆知涇將姚令言入城的取朱泚泚曾帥涇得其軍心乃上疏令防虞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納姜言遂於行在擢姜為給事中平章事崔後姜半年以夕郎拜相果同而崔在姜後離虔州後第二改官拜官亦不差而薛侍郎竟終於列曹始知前輩不可忽後輩也

李丞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為慤郎聖

顏不悅泌曰陛下天寶元年生嚮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弘農得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玄宗皇帝以天降至寶因改年號為天寶也聖顏然後悅德宗降三日玄宗立於高堦上肅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繈抱德宗來呈色不白皙耳仆前肅宗代宗不悅二帝以手自下遞傳呈上玄宗一顧之曰真我兒也謂肅宗曰汝不及他謂代宗曰汝亦不及他髣髴似我既而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三肅宗登位十五年是不及也後明皇

帝幸蜀至中路曰悉郎亦一遍到此來裏及德宗幸梁是也乃知聖人應天受命享國緜遠豈徒然哉

劉希夷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懇乞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宋生不得其死天報之也

逆鷄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太師有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大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甚矣符誌公

之寓言也時張巡將雷萬春於城上與巡語次被賊伏弩射中萬春面不動令狐潮疑是木人詢問巡知萬春乃言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

瓊州地名朐䏰朐䏰是蚯蚓也故土多此蟲蓋其狀物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其形朐䏰上音屈下音忍

絢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今惟言乙夜與子夜何也公曰未詳

大司徒杜公在維揚也嘗召賓幕閑語我致政之後必買一小駟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著一麤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又曰郭令公位極之際常慮禍及此大臣之危事也司徒深旨不在傀儡蓋自汚耳司徒公後致仕果行前志諫官上䟽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吾計中矣計者即自汚耳

刑部侍郎從伯伯芻自王府長史三年為新羅使始得郎中朱紱因見宰相自言此事時宰不知是誰曰大是

急流

相國李司徒勉爲開封知縣尉捕賊時有不良試公之寬猛乃潛納人賄俾公知之公召吉吏卒曰有納其賄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陳首不可過三日過則舁櫬相見其納賄不良故逾限而欣然自賫其櫬至公令取石灰棘刺置於櫬中令不良入命取釘釘之送汴河訖乃請見廉使使嘆賞久之後公爲大梁節度使人問公曰今有害人如此公如何待之公曰即打腿

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孫也儀有罪婦鄭氏填宫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下鄭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視之秤量天下豈汝耶嘔啞如應曰是

李丞相絳先人為襄州督郵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徒澤為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為判官主鄉薦張公知丞相有前途啓司徒曰舉人悉不如李某秀才請只送一人請衆人之資以奉之欣然允諾

菜之菠稜本西國中有僧將其子來如苜蓿蒲萄因張騫而至也綯曰豈非頗稜國將來而語訛為菠稜耶

杜丞相鴻漸世號知人見馬燧李抱真盧新州杞陸丞相贄張丞相弘靖李丞相藩皆云並為宰相既而盡然許郭之徒又何以加也

范希朝將赴鎮太原辭省中郎官既拜而言曰郎中有事但處分希朝希朝第一遍不應亦且恕至第三遍不應即任郎中責外下手捶打得捶打為造箭者捶羽打

斡言攢箭射我也

公曰諸葛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何絢曰莫不是取其纔出甲者生啗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斸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不亦博乎曰信矣三蜀之人今呼蔓菁為諸葛菜江陵亦然

河東張嘉貞為平姚見河東碑為文書甚佳及過面奏天后天后對之河東請去簾曰臣出自寒微今蒙召對

然咫尺天顔猶隔雲霧伏乞陛下去簾則天許之事書史冊

蔡之將破有水牛黒色入池浴既出身自白皎然唯頭不變又有雀數百同爲一窠皆綵絮爲之有羣鳥同巢一旦盡棄擲其雛而去有馬生牛蹄者蔡州既平憲宗命道士張某至境置醮於紫極宫宫本吴少誠生祠也裴令公毁之爲宫有道士院階前種麻生高如墉道士葺爲藩屏其醮日霹靂麻屏兩片下有穴五寸已來有

狸迹尋之上屋其蹤稍大如馬亦如人足直至屋上而滅其韓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世與狄梁公碑對立其吳碑亦流汗成泥狄梁公碑如故不十日中使至磨韓之作而刋改制焉

公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豈非異也又嘗見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為僬僥人也

元公鎮南海日疽生於鬢氣息惙然忽有一年少道士

直來房前謂元公曰本師知病瘡遣其將少膏藥來可
便傅之元公寵姬韓氏家號静君遂取膏疾貼之於瘡
上至暮而拔數日平復於蒼黄之際不知道士所來及
令勘中門至衙門十餘重並無出入處方知是其異也
盛膏小銀合子韓氏收得後猶在
蜀王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王即隋文之子楊秀也李
汧公勉取桐絲之精者雜綴為之謂之百衲琴用蝸殻
為徽其間三面尤絶異通謂之響泉韻磬絃一上可十

年不斷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訓誼譔諶為先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皆妄有指說蔺與能書嘗寫

貍骨方貍骨理勞方也右軍臨之謂之貍骨帖

昔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憬藏者能言休咎一日忽請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台司此意何也後數日貶台州刺史

河東公出鎮并州日上問有何事但言之奏曰臣有弟

嘉祐遠牧方州不記去處手足支離常繫念慮上因口敕張嘉祐可忻州刺史忻州河東屬郡上意不疑公亦不讓豈非至公無隱出於常限也

王平南廙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嘗謂右軍曰諸事不足法唯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右軍學其書

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刺蝟對打令既合節奏又中章程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

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同異耕人忘其姓名

世謂牡丹花近有蓋以前朝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公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久矣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祖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陛下書帝王第一臣書人臣第一帝不悦嘗以掘筆書恐帝所忌故也

陸暢常謁韋臯作蜀道易詩首句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臯大喜贈羅八百疋臯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閞先所進兵器其上皆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欲搆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作也暢感韋之遇遂反其詞焉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絶古鐫字皆須妙於篆籀故繇方得鐫刻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草書章書

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點畫類龍爪後遂為龍爪書如科斗玉筯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

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其實九眼泉也旱則殺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焉

南山久旱即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即掣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龍虎敵也雖枯骨猶能激動如此

五星惡浮圖佛像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於佛事或謂

之禳災真不知也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慶后嘗御武成殿閲書畫問方慶曰卿家舊法書存乎方慶遂進自右軍已下至僧虔智永禪師等二十五人各書帖一卷命崔融作序謂之寶章集亦曰王氏世寶

今延英殿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苗韓公居相位以足疾步驟徵蹇上每於此待之宰相傳小延英自此始也

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次仲有道術詔徵聘於車中

化爲大烏飛去遺二翮於山谷間今有大翮山小翮山

偶忘其處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與約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異色也又遺一大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皆籍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之也後死商胡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在焉其密行有如此者

楊祭酒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幾度見

詩詩總好及覩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項斯由此名振遂登高科

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至今人家往往有之

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盧公尚書寳惜有年矣張賓護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盧公除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來就公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公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

公嗟訝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何處

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都學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梁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

章仇兼瓊鎮蜀日仇嘗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鵰鶚掠之而去羣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上梯而取之則神形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壁畫飛天夜义者將入塔中日飼果

食飲饌之類亦不知其所自四日方精神如初

傳記所傳漢宣帝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較具至夜車轄上金鳳凰輙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黄君仲北山羅鳥得鳳凰子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轄上鳳凰俱飛去曉則俱還今日不返恐為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凰子云今月十二日夜北山

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以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輙乘御之至帝崩鳳凰飛去莫知所在嵇康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網羅正謂此也昔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遇一屍已臭爛鳥來食之輙見小兒長三尺驅鳥鳥飛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着通天犀纛揣其價可數萬錢潛乃拔取既去衆鳥爭集無通驅者潛以此纛上晉武靈王晞晞薨以襯衆僧王武綱以九

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
薨後内人江夫遂斷以為釵每夜輙見一兒遶床啼叫
云何為見屠割天當相報江夫惡之月餘乃亡
石季龍少好挾彈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
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負重致遠蓋言童稚不奇不慧
即非異器定矣
人言鶴胎生所以賦云胎化仙禽也今鸕鷀亦是胎生
抱朴子本草說同此豈亦仙禽者乎絢曰但恐世只知

鶴胎生不知鸊鷉亦是胎生便謂鶴胎生也若緣鸊鷉食腥魚雖胎生不得與鶴同今見養鶴者説其鶴食腥穢更甚於鸊鷉若以色黑於鶴則白鶴千萬年方變為玄鶴又何尚焉公笑曰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其鸊鷉之謂乎絢曰鶴難見也鸊鷉易見也世人貴耳而賤目之故也若使鸑鳯如鶴之長見即鶴亦如鸊鷉矣以少為貴世以不見為聖為瑞而貴之也所以進士陳標詠蜀葵詩云能共壯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鸊鷉之謂

也

劉僕射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賣蒸餅之處勢氣騰煇使人買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啗之且謂同列曰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王承昪有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室德宗曰窮相女子乃出之勑其母凡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作親情後適元士會因以流落眞窮相女子也

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

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説著文章此豈不是敏慧過人也

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為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隂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之何也曰出語不是葢忿其責辭云亦有聲名耳

元載將敗之時妻王氏曰某四道節度使女十八年宰

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為舂婢不如死也

主司上聞俄亦賜死

王縉之下獄也問頭云身為宰相夜醮何求王荅曰知則不知死則合死

元載於萬年縣佛堂子中謁主官乞一快死也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子汚泥不怪也乃脫穢襪塞其口而終

公曰盧華州予之堂舅氏也嘗於元載相宅門見一人頻至其門上下瞻顧盧疑異人乃邀以歸且問元載相

公如何曰新相將出舊者須去吾已見新相矣一人緋一人紫一人街西住皆慘服也然二人俱身小而知姓名不經旬日王元二相下獄德宗將用劉晏為門下楊炎為中書外皆傳說必定疑李子之言不中時國舅吳湊見王元事說因賀德宗而啓之曰新相欲用誰德宗曰劉楊湊不語上曰吾舅意如何言之無妨湊曰二人俱曾用也行當可見陛下何不用後來俊傑上曰為誰吳乃奏常衮及某乙翌日竝命拜二人為相以代王元

果如李子之說緋紫短長街之東西無不驗也

趙相璟之入蕃副使謂二張判官曰前幾里合有河河邊柳樹下合有一官着慘服立既而悉然二張問之趙曰某年三十前夢此行亦不怨他時相趙相將薨時長安諸城門金吾官見一小兒衣豹犢鼻攜五色繩子覓趙相不經旬日趙相薨

公曰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

金填其字未作者刋名於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鳥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為相即世世名鳥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况其官與壽乎

袁德師給事中高之子也九日出餻謂人曰某洛陽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輙自鳴僧以為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夔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設盛饌余當

為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且或有効乃力置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鑢磬數處而去其聲遂絶僧問其所以紹夔曰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隋末有河間人皶鼻酗酒自號郎中每醉必毆擊其妻妻美而善歌每為悲怨之聲輙揺頓其身好事者乃為假面以寫其狀呼為踏揺娘今謂之談娘

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王公以下射中鹿者賜

為第一賜綾其餘布帛有差至開元八年秋舍人許景先以為徒耗國用而無益於是罷之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理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為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寛或曰彼曩時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怨我所守者公法夫為人臣安得以私害公

飲酒四字著於史氏出於則天時壁州刺史鄭弘慶者

進之人或知之以三臺送酒當未盡曉蓋因北齊高洋
毀銅雀臺築三箇臺宮人拍手呼上臺因以送酒
德宗誕日三教講論儒者第一趙需第二許孟容第三
韋渠牟與僧覃延嘲謔因此承恩也渠牟薦一崔阡拜
諭德為侍書於東宮東宮順宗也阡觸事面墻對東宮
曰臣山野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
東僚自合知也
李二十六丈丞相善謔為夏口日有客辭焉相留更住

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曰此漢口不足信其客掩口而退又因堂弟居守誤收骰子斜者罰之丞相曰何罰之有司徒曰汝向閒時把他堂印將去又何辭焉飲酒家謂重四為堂印蓋譏居守太和元年冬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

予與賓丈及王承昇同在朗州日共飲晏後三人相代為夔州亦異矣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齊民要術

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餜餅桓玄嘗盛陳法書名畫請客觀之有客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因有污處玄不懌自是命賓不設寒具

昌黎生名父之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暗劣嘗為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説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字為銀字至除拾遺果為諫院不受俄有以故人之子愍之者因辟為鹿門從事

今謂進士登第為遷鶯者久矣蓋自毛詩伐木篇詩云伐木

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竝無鶯字頃歲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别書固無證據豈非誤歟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

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始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叙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

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鬢髮皆白而賞賜甚厚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間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永福寺積年學書後有筆頭十甕每甕皆數萬人來覓書并請題頭者如市所居戶限為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之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塚自製銘誌

鄭廣文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後自寫所製詩并

畫同為一卷封進元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絶
郭侍郎承嘏嘗寶惜法書一軸每隨身攜往初應舉就
雜文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緘裹置於篋中及納試而
誤納所寶書帖却歸鋪於燭籠中取書帖觀覽則程試
宛在篋中匆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往棘闈門外忽有老吏
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其家貧居興道里
儻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悅而許之逡巡賫程試入
而以書帖出授公公愧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遽以錢

送詣興道款關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人死已三日矣力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嘆久之方知棘闈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

張尚書牧弘農日捕獲發墓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閒言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頗以他事贖死盧氏南山有堯女冢近亦曾為人開發獲一大珠并玉椀人亦不能計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遣吏發驗其冢果有開處旋獲其黨考訊與前通無異及牽引其徒皆

在商州治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書皆怒而不遣竊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國貴人家矣然史傳及地里書並不載此冢且堯女舜妃也死於湘嶺今所謂者豈傳說之誤歟矧貽訓於茅茨土階不宜有厚葬之事即此墓果何人哉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為賊截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用銀三鋌添補然猶不及舊者

果州謝真人上升前在金泉山道場上帝錫以馬鞭使

安其心也刺史李堅遺之玉念珠後問念珠在否云已在玉皇之前矣一日真人於紫極宮致齋金母下降郡郭處處有虹霓雲氣之狀至白晝輕舉萬目覩焉

舊官人所服赭黃紫二色貞觀中始令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五品以朱六品七品以緑八品九品以青

謝朓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邠州令貢之判司云邠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誤太宗聞之大笑改雍州司戶

鄭公嘗出行以正月七日謁見太宗太宗勞之曰卿今日至可謂人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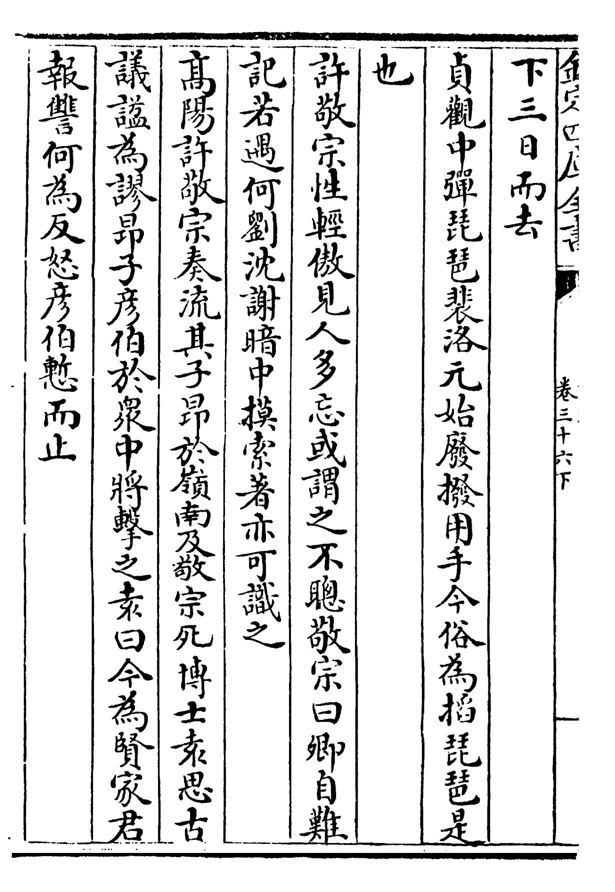
虞公之為祕書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為文用事號為北堂書鈔今北堂猶存而書鈔盛傳於世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宗正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干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令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為物

所擊者便不復蘇

閻立本善畫至荆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虚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張僧繇遂作醉僧圖道士每以此嘲僧於是諸僧聚錢十萬資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今並傳於世

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晉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毯坐觀因宿其



下三日而去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俗為搊琵琶是也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或謂之不聰敬宗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之

高陽許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謚為謬昂子彥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今為賢家君報讐何為反怒彥伯慙而止

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聞彼一字直五百金豈得若此曰何如歐陽詢曰不擇紙筆皆能如志褚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尚褚喜而退

盧承慶尚書總章初考内外官有督運遭風失米盧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劉仁軌為左僕射戴至德為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其左右此是劉僕射曰戴僕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在職無異迹當朝似不能言及薨高宗歎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有不是者未嘗放我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廷始重之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獨持國政常凌

晨入朝廻洛水堤步月徐鑾詠云脉脉廣川流驅馬入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若神僊焉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徐司空勣于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木耳徐嘆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

如此聰明嘉隱云胡頭尚爲宰相療面何廢聰明徐狀胡也

史東方虬每云二百年後乞你與西門豹作對闕

昆明池者漢孝武所制捕魚之利京師頼之中宗闕樂公主請之帝曰前代已來不以與人此則不可主不悦因役人别鑿一池號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黄門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及睿宗即位謂之曰定昆池詩當時朕亦不敢言

非卿忠正何能若此尋遷侍中

徐彦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既文士不悦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

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非士類及假冒者不見録署云相州僧曇剛撰時柳常侍冲亦明於族姓中宗朝為相州刺史詢問舊老云自隋以來不聞有僧名曇剛蓋疾於時故隱其名氏云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為南海祇洹寺維摩詰像鬚

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鬭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騎取之又恐為他所得因剪棄其餘今遂無

洛陽畫匠解奉先為嗣江王家畫像未畢而逃及見擒乃妄云工直未相當因於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為汝家牛歲餘王家産一騂犢有白文於背曰是解奉先觀者日夕如市時開元二十年也

雲陽縣界多漢離宫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

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為假稱珍怪蓋不詳也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在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云惟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書亦是真小文開元初年閏月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尾内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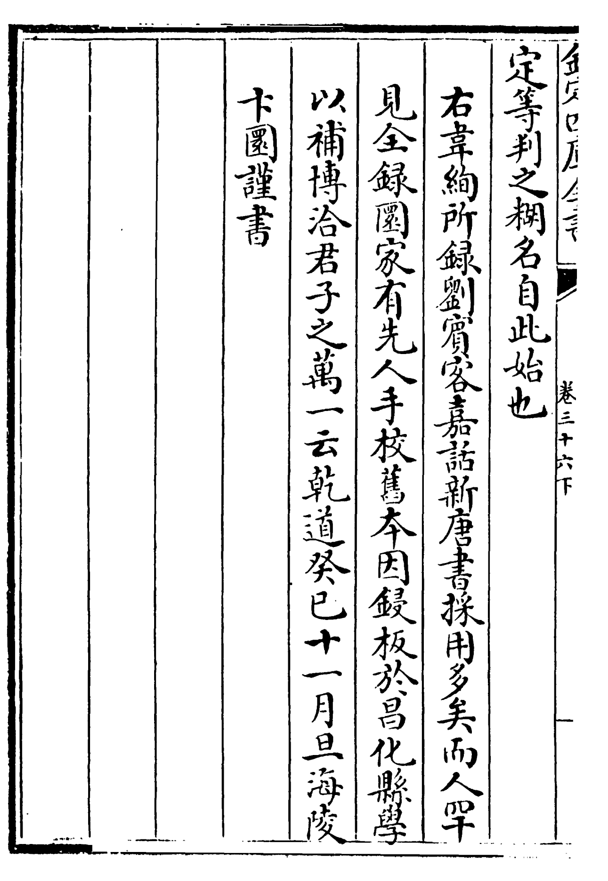
得之上岐王岐王以獻帝使留不出或云後借得岐王十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為煨燼此書亦見焚

楊國忠嘗謂諸親時知吏部銓事且欲大噱已設席呼選人名引入於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參軍胡者湖州文學簾中大笑

盧新州為相令李揆入蕃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免之謂盧相曰李揆莫老無杞曰和戎之使須諳鍊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

差使小於撰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撰既至蕃蕃長問唐家有一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誣之也揆門户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户門户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看即下世一切為空何第一之有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



定等判之稱名自此始也

右韋絢所録劉賔客嘉話新唐書採用多矣而人罕見全録圜家有先人手校舊本因鋟板於昌化縣學以補博洽君子之萬一云乾道癸巳十一月旦海陵卞圜謹書

賓朋宴語 丘昶

王直方父家多侍兒而小鬟素兒尤妍麗王嘗以蠟梅花送晁無咎無咎以詩謝之有云芳菲意淺姿容淺憶得素兒如此梅

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吃酒否對曰質曽到臣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即患生崔協强言於坐曰臣聞食酒極好不假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不覺哂之

杜子美詩久為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興孤何顒後漢人見黨錮傳蓋義俠者與詩不類當意作周顒或是悮字

孔氏論生之徒死之徒與動而之死地者皆曰十有三人多不能曉曲為異說不知正謂其形而言爾故河上公解以四肢九竅之數當之不知此說自見韓非子

國初州郡貢士猶未限數目太宗始有意廣收文士於是為守者率以多士為貴淳化三年試禮部遂幾二萬

人

李端叔有小詩擬借瓊林大盈庫約君孤注賭妖嬈或云是當塗楊珠者博者以勝彩累注數者至乘敗者唯有畸零不累注數謂之孤注

法藏碎金録　晁迥

古德有言曰令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閙欲免心中閙但知看古教予因擬之而言曰令人學宴坐不免尋思過欲免尋思過但知學宴坐

人多忙中切於辦閒事我獨閒中切於辦忙事此理可以智識及不可以言說到

花有榮落果有甘苦木品之常也年有盛衰情有憂樂人倫之常也人若愛盛懼衰厭憂戀樂偏曲在巳未離

於貪

吾之所貴者三焉身貴安而輕氣貴和而清心貴靈而明

宵征緣崖不覺落暨者吹火不覺着昧懵則貪冒窮極則變滅失慮奄及亦復如是

無念爲宗法之樞要不住於相然後臻極上智學人必知理也

人所好者虛名客氣冗具羨財予所好者心印衣鉢真

乘寶所
以無思之心合無物之音隨時隨處逾久逾深獨爲法
樂不在禪林
道勝之智日用祈福會之因天奬備唯茲樂欲爲吾願
王
前言有云得全於詩者得全於酒者予亦自謂得全於
道腴法喜禪悦之味也
洞徹天真之靈廓然虚明陶融太和之氣薰然茂遂於

茲有得孰曰無修

分段之身非大身也起滅之心非本心也知此身心者幾何人哉

曲士有三執著謂意言事三者於迷中成滯固達人有二脫灑謂身心二者於悟中免拘繫上智當默識吾不能纏述之也

宜心靜慮之學深逆計追思之念息二者不失何勝如之

予今知足寡欲既合人天之業觀書弄翰又得經綸之智私喜緣熟固非自矜
夫人質性挺特建拔俗之標志力堅深有濟勝之具可期出世不當自輕
不嬰榮利之緣已逃世網博考身心之法漸見天機雖非絶倫麤殊流俗
前言有云習禮之家名為聚訟予謂說禪之家名為起諍夫禪觀之理無言而自識者上也無心而自得者上

之又上也

說郛卷三十六下